

原版插图本※凡尔纳科幻小说

地心游记

[法国] 儒勒·凡尔纳 / 著 周礼达 / 译



太白文艺出版社

凡尔纳科幻小说

地心游记

〔法国〕儒勒·凡尔纳 著

周礼达 译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地心游记/(法)凡尔纳(Verne,J.)著:周礼达译.—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04

(凡尔纳科幻小说系列)

I.地... II.①凡...②周... III.科学幻想小说—法国—近代 IV.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33565 号

地心游记

[法国]儒勒·凡尔纳著

周礼达译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

太白文艺出版社北京图书中心发行

(北京丰台区木樨园珠江骏景家园 17 楼 010-87873533 邮编:100068)

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白云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7.375 印张 165 千字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80680-251-7/I·157

定价:13.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710016)

目 录

第 一 章.....	(1)
第 二 章.....	(5)
第 三 章.....	(9)
第 四 章.....	(16)
第 五 章.....	(20)
第 六 章.....	(25)
第 七 章.....	(32)
第 八 章.....	(38)
第 九 章.....	(44)
第 十 章.....	(50)
第十一章.....	(56)
第十二章.....	(61)
第十三章.....	(66)
第十四章.....	(71)
第十五章.....	(77)
第十六章.....	(82)
第十七章.....	(88)
第十八章.....	(92)

第 十 九 章	(9 8)
第 二 十 章	(1 0 4)
第二十一章	(1 0 8)
第二十二章	(1 1 3)
第二十三章	(1 1 6)
第二十四章	(1 2 1)
第二十五章	(1 2 4)
第二十六章	(1 2 9)
第二十七章	(1 3 2)
第二十八章	(1 3 5)
第二十九章	(1 4 1)
第 三 十 章	(1 4 5)
第三十一章	(1 5 2)
第三十二章	(1 5 6)
第三十三章	(1 6 4)
第三十四章	(1 7 0)
第三十五章	(1 7 5)
第三十六章	(1 8 0)
第三十七章	(1 8 6)
第三十八章	(1 9 0)
第三十九章	(1 9 5)
第 四 十 章	(2 0 2)
第四十一章	(2 0 7)
第四十二章	(2 1 1)
第四十三章	(2 1 7)
第四十四章	(2 2 2)
第四十五章	(2 2 8)

第一章

1863年5月24日星期天，我的叔父李登布罗克急匆匆地赶回他的那座不大的住宅，这所房子位于柯尼斯街19号，这条街是汉堡老城区最古老的街道之一。

女佣玛尔特还以为自己做饭太迟了，因为晚饭才刚在炉子上吱吱作响呢。

“好哇，”我心想，“叔叔要是饿了，会大叫大嚷的，他是世界上性子最急的人。”

“李登布罗克先生已经回来了？”玛尔特打开餐厅的门，紧张不安地问道。

“是呀，玛尔特。午饭没有做好不是您的错，现在还不到两点呢。圣—米歇尔教堂的钟刚敲过1点半。”

“可是李登布罗克先生怎么就回家了呢？”

“他会告诉我们的。”

“他来了。阿克赛尔先生，我走了，您向他解释解释吧。”

玛尔特回到厨房忙活去了。

我独自一人留在那里。让我这样优柔寡断的人去向脾气最暴躁的教授作解释，我是很难做到的。我也准备谨慎小心地回到楼上我的小房间去，就在这时，朝街的大门“吱呀”一声被

打开了，木楼梯上响起沉重的脚步声，这座房子的主人穿过餐厅，急匆匆地走进自己的工作室。

就在他匆匆走过餐厅时，他把手中的翘头拐杖扔到墙角，把翻毛帽子放在桌子上，并朝他的侄儿扔下这句掷地有声的话：

“阿克赛尔，跟我来。”

我还没来得及行动，教授又不耐烦地朝我吼道：

“怎么回事？你还不来？”

我飞快地朝这个厉害的教授的书房跑去。

奥托·李登布罗克并不是一个恶毒的人，这一点我很明白；但除非这个世界上发生奇迹，否则他这一辈子都是一个可怕的怪人。

他是约翰学院的教授，讲授矿石学。每次上课他都要发一、两次火。他对学生是否专心听课，学习成绩优劣与否都不关心。按照德国哲学术语来说，他的讲授是“纯主观性的”，是为自己而讲，而不是为别人。他是一个自私的学者，是一口科学的井，但如果你想从井里打上点东西，就难上加难了。总之，他是一个吝啬鬼。

在德国是有几个这样的教授。

不幸的是我的叔叔在发音方面有些缺陷，私下谈话还可以，但在公共场合就不行了。这对于一个讲演者来说真是莫大的缺憾。他在学院讲课时，常常突然打住，半天吐不出来那个咬口的词，这个词顽强地抵抗着，膨胀着，最后脱口而出的是一句很不雅的粗话，于是他大发雷霆。

矿石学中有不少半希腊文、半拉丁文的术语，很难发音；这些生硬的词汇从诗人口里都很难说出来。我不是想说这门科学的坏话，我并无此意。可是当你面对“菱形六面结晶体”、

“松香沥青化石”、“盖雷尼特”、“钋甲锡特”、“铅钼酸盐”、“锰钨酸盐”、“氧化锆硝石”这些词的时候，再灵活的舌头也会说错。

在这个城市里，我叔叔的这个可以原谅的毛病是人人皆知。大家就欺负他，说到困难的地方，他越是生气，他们就越是取笑他，这真是很不礼貌的行为，即使对德国人也是如此。尽管来听李登布罗克教授的课的人很多，其中不少人是来欣赏教授发怒的模样寻开心的！

无论如何，我的叔叔是一个真正的学者，这我一点也不夸张。尽管他有时动作过于粗鲁将一些标本打碎了，但他却具有地质学家的天才和矿石学家的敏锐观察力。他用起他的锤子、钻子、磁石、吹管和盐酸瓶，是那么得心应手。从一种矿石的裂纹、外表、硬度、可溶性、声音、气味和口感，他可以毫不犹豫地断定它属于现代科学发现的六百种物质中的哪一类。

李登布罗克这个名字享誉国家科学协会和团体。亨弗里·大卫先生、德·亨鲍尔先生、弗兰克林和萨宾船长到汉堡来都要去拜访他。贝克莱尔先生、艾贝尔曼先生、布鲁斯特先生、杜马先生、米尔纳—爱德华先生、圣—克莱尔—德维尔先生都喜欢向他请教化学方面最热门的问题。他在这门科学上建树颇丰。1853年，他在莱比锡发表了《超越结晶体通论》这部专著，这部大开本附铜版插图的书因成本高而赔了钱。

另外，我叔父还担任过俄国大使斯特鲁夫先生的矿石博物馆馆长，那里宝贵的矿石收藏闻名全欧洲。

就是这个人物向我大叫大嚷。他是个高个子，很瘦，但身体很结实，一头金发，使他看起来比他50来岁的实际年龄要年轻10岁。他的大眼睛在硕大的镜片后不停地转动；他长而尖的鼻子很像一把尖刀，调皮的学生说他的鼻子是磁铁，可以

吸起铁屑。这纯属诽谤。不过这鼻子确实只能吸鼻烟，而且吸大量的鼻烟，这是千真万确的。

我还要补充的是我叔父走起路来步子大，一步足有一米。走路时常常紧握双拳，说明他脾气暴躁，难怪人家不愿意接近他了。

他住在柯尼斯街这座不大的住宅里。这座房子是半木半砖结构，有锯齿形的山墙；房子朝向一条弯弯曲曲的运河，汉堡最古老的城区有不少运河交叉流过，这片城区在 1842 年的大火中幸免于难。

这座老房子有点倾斜，的确如此，而且向外凸出；房顶朝一边倒，就像土根堡的学生戴的便帽；房子的垂直度也不尽人意，但总体来说，还是牢固结实的，因为房前长着一株根深叶茂的老榆树，春天里树上长出的花蕾紧贴在窗玻璃上。

我的叔叔在德国教授里还不算穷的。这座房子里里外外都属他所有。里面包括他的教女格萝白，一个芳龄 17 的维尔兰少女，女佣玛尔特和我。我是他的侄儿，又是个没有父母的孤儿，所以我理所当然地成了他科学实验的助手。

我承认我狂热地迷恋地质学；我的血管里天生就流着矿石学家的血，和我的那些宝贵的小石子在一起我从不厌倦。

总体上说，在柯尼斯街这座小房子里是可以很快乐地生活的，尽管它的主人脾气暴躁；因为他对我的态度虽说有点粗暴，但他还是很爱我的。可是这个人总是那么迫不及待，性子过于急躁。

4 月里，他在瓦盆里种了些木犀草和牵牛花。每天清晨他都要去拉拉叶子，催它们长快些。

对这样一个性格古怪的人，你只能服从。我急忙走进他的工作室。

第二章

这间书房简直就是一个博物馆。所有的矿石标本都按照严格的顺序贴上标签排列在那里。这些标本分为三大类：可燃的、金属的和岩石的。

这些矿石学的小玩意我是多么的熟悉呀！多少次我不去与我同龄的孩子玩耍，而是陶醉地把玩欣赏这些石墨、石炭、黑煤、木煤、土煤！还有那些土沥青、松香、有机盐类，不能让这些东西染上半点灰尘！还有这些金属矿石，从铁到金，它们的相对价值在科学标本的绝对平等中消失了！还有这一大堆岩石，足够再盖一座柯尼斯街这座住宅，甚至还可以多加一间漂亮的房间，这对我是再合适不过了！

我走进书房的时候，心思并不在这些宝贝矿石上。我的整个脑子里被我的叔叔占满了。他正坐在“乌特列绒”的大靠椅里，手里捧着一本书，正在欣喜万分地欣赏着。

“好书哇！好书哇！”他不停地叫道。

他的惊叹使我想起李登布罗克教授在闲暇时也是个书迷；可是在他眼里一本有价值的书就是一本难以寻觅的书，至少是一本难以辨认的书。

他对我说：“怎么样？你没看见这本书吗？这可是无价之

宝。是我今天上午在犹太人海维琉斯的书摊上找到的。”

“真不错!”我很勉强地装出热情的样子回答。

说实在的，一本旧书值得这样大呼小叫的吗？书的封面和书脊都是粗牛皮制成，旧得泛黄的书还夹着一条褪了色的书签。

教授还在惊叹不已：“你瞧，”他自问自答，“相当精美吧？对，真了不起！装帧多精致！这本书翻看起来容易吗？很容易！翻到任何一页它都能打开不动！它关的严吗？严！封面和书页合而为一，任何地方都不会张开或开缝！书脊过了七百年都没有出现一丝裂纹！这本书的装帧就是博泽里安、克劳斯和普戈尔^①也会感到骄傲无比！”

我叔叔一边自问自答，一边不停地翻开又关上书。尽管我对这本书丝毫都不感兴趣，但我还是问了一下这本书的内容。

“这本奇妙无比的的书的书名是什么？”我热情洋溢地问道，这热情显然是装出来的。

“这本书！”我叔父兴奋地回答，“这是冰岛 12 世纪著名作家斯诺尔·图烈森的《王族史》！是统治过冰岛的挪威诸王的编年史。”

“真的？”我尽力表现出兴趣，“那是翻译成德文了吧？”

“哼！”他激烈地反驳道，“翻译！我要你的翻译干什么？谁关心你的翻译？这是冰岛文的原始文本。这种奇妙的语言既复杂又简单，它的语法变化无穷，词汇丰富多彩，变化多端！”

“和德文一样！”我幸灾乐祸，话里有话。

“是的。”叔父耸了耸肩，“但还是有差别，冰岛文像希腊文一样有三性；又像拉丁文一样，专有名词也要变化！”

① 这三人都都是书籍装帧专家。

“是吗？”我开始有点吃惊了，“这本书的字体漂亮吗？”

“字体？谁在和你谈字体？可怜的阿克赛尔？不过这些的确是些字母！啊！你以为这是一本印刷书？真是无知！这是手抄本，是鲁尼文^①手抄本！……”

“鲁尼文？”

“没错！你现在要我给你解释这个词吗？”

“不必劳神了，”我带着自尊心受到伤害的口吻回答。

我叔父丝毫不理会我的情绪，继续给我大讲特讲我并不想了解的事情。他说道：

“鲁尼文是古代冰岛使用过的一种文字。根据传说，这种文字是天神奥旦自己创造的！无知的孩子，你好好看看，仔细欣赏一下这出自天神的想象力的文字吧！”

我无言以答，差点要顶礼膜拜了，这种回答方式会令神们和国王都高兴，因为它不会使他们感到尴尬。这时一件意外的事情使我们的谈话中止了。

书里滑出来一张污迹斑斑的羊皮纸，纸掉在地上。

我的叔叔迫不及待地拣起这玩意，他的急迫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一个藏在古书里不知有多少年的古老文件在他眼里是价值连城。

“这是什么？”他嚷道。

他小心翼翼地桌上摊开这张羊皮纸，这张纸长5英寸，宽3英寸，上面排列着一行行看不懂、像咒语一般的字母。

下面就是临摹下来的原文。我坚持要记下这些古怪的文字，因为正是这些文字使李登布罗克教授和他的侄儿下决心进行19世纪最奇异的旅行。

① 鲁尼文是古代北欧文字。

教授对这些文字仔细研究了一番，然后把眼镜推到额上，说道：

“这是鲁尼文。与斯诺尔·图烈森书上的文字一模一样！可是……这些字是什么意思呢？”

我觉得鲁尼文是那些学者的发明创造，有意愚弄平民百姓。看到叔父看不懂，我倒一点不生气。他的手开始剧烈地发抖，我的判断没错。

“这是古冰岛文呀！”他在牙缝里挤出这句话。

李登布罗克教授应该懂这种文字，因为他被看作是精通各国文字的学者。不是说他能够流利地讲世界上的 2000 种语言和 4000 种方言，但他对其中大部分都通晓。

在这个困难面前，他的急躁性格必然要暴露出来，我预感到又要出现激烈的场面，这时壁炉上的小钟敲响了两点。

女佣玛尔特推开书房的门说：

“午饭已经准备好了。”

“去他妈的午饭！”我叔叔叫道，“做饭的和要吃饭的都见鬼去！”

玛尔特跑走了，我紧随她来到餐厅，不由自主地坐在我已往的位置上。

我等了一会儿，教授没有来。据我所知，这是第一次他放弃了一贯慎重其事的午饭。午饭是多么丰盛呀！有香芹汤、火腿鸡蛋加肉豆蔻、李子酱小牛肉，甜点是糖拌虾，佐菜的还有“莫赛尔”好酒。

为了一张旧纸片，他舍弃了这美味佳肴。我作为他忠实的侄儿，我认为必须为他吃，也为我吃，我自觉地这样做了。

“我从来没遇到这种事！”玛尔特说，“李登布罗克先生不上桌吃饭。”

“真难以置信。”

“这说明要出大事了。”这个老女佣摇着头又说。

我看这并不预示着什么，除了叔父看到午饭被一扫而空时会大发雷霆。

我正在津津有味地品尝最后一只虾，这时教授的大声叫喊使我从美味的享受中惊醒过来，我从餐厅溜烟跑进了书房。

第 三 章

“这显然是鲁尼文，”教授皱着眉头说，“但是这里面有秘密，我一定要发现这个秘密，除非……”

他做了个有力的手势结束了他的话。

“你坐到那里去，”他用拳头指着桌子对我说，“开始写。”

我很快就做好了准备。

“现在，我把每一个我们字母表中与冰岛字母相对应的字母念给你听，你记下来。我们看看会有什么结果。可是，以圣·米歇尔的名义发誓！你千万不要出错误！”

听写就这样开始了。我尽力记下来，字母一个接一个地念出来，组成一连串难以理解的词：

mrnlls	esreuel	seecJde
sgtssmf	unteief	niedrke

kt, samnatrates	Saodrm	
emtnael	nuaect	rrilSa
Atvaar	nscrc	leaabs
ccdrmi	eeutul	frantu
dt, iac	oseibo	KediiY

听写一完，我的叔父一把抓过去我写的这张纸，久久地、专心致志地研究起来。

“这是什么意思？”他机械地重复着这句话。

说老实话，我是无法回答他的问题的。再说，他也不是在问我，他继续自言自语地说：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密码，”他说道，“意义藏在这些故意弄乱的字母里。这些字母如果排列得当，就是一句可以理解的话。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重大发现的提示或解释呢！”

照我的看法，这里面没有任何意思，但是我谨慎地不说出我的意见。

教授拿起那本书和那张羊皮纸，对比着这两样东西。

“这两种字体不是出自一个人之手。”他说，“羊皮纸上的字母比书得要晚，我找到了一个不可否认的证据。羊皮纸上的密码的头一个字母是双 M，而在图烈森的书里却找不到，因为这个新字母是 14 世纪才进入冰岛文字中的。所以这个手稿本与这个文件之间至少相距两百年。”

我承认他的分析看起来是合理的。

“因此我联想到，”我的叔父又说，“可能是这本书的收藏者写下的这些神秘的文字。这个收藏者是谁呢？他没有把自己的名字写在这本书的任何一个地方吗？”

叔父把眼镜推到额上，拿起一个度数高的放大镜，仔细地查看着头几页。在第二页的背面，也就是有副标题的那一页，

他发现了一块污迹，看上去像是墨迹。可是仔细看时，可以分辨出是一半被擦掉的字母。我的叔父以为这是值得重视的，于是他全力研究这块墨点。在放大镜的帮助下，他终于认出了下面这些符号，他毫不犹豫地念出了这些鲁尼文字体：

“阿恩·萨克努赛姆！”他得意地叫道，“这是一个人的名字，而且还是一个冰岛人名，是16世纪的一位学者，一个有名的炼金术士呢！”

我钦佩地看着叔父。

“这些炼金术士，”他又说，“像阿维森那、培根、卢那、巴拉结索，他们都是他们那个时代真正的、唯一的学者。他们的发现都令我们吃惊。为什么这个萨克努赛姆不会在这个难以理解的密码里隐藏了某种重大发明呢？应该如此，一定有。”

这个假设使教授的想象力活跃起来。

“很可能是这样，”我鼓足勇气说，“但是这个学者为什么要把重大发明隐藏起来呢？”

“为什么？为什么？天哪！我怎么知道？伽利略发现土星时不也是这样做的吗？无论如何，我们总会知道的：我一定要了解这个秘密，就是不吃不喝我也要揭开这个秘密。”

“天哪！”我心里想。

“你也要这样，阿克赛尔。”他又说。

“真要命！”我自言自语道，“幸好我刚才吃了双份的饭。”

“首先，”叔父又说，“要找到这个密码的原文，这并不难。”

听到这些话，我猛地抬起头。我的叔父继续自语道：

“没有比这更容易的事了。这个文件里有132个字母，其中有79个辅音和53个元音。这符合南欧文字中的一般比例。如果是北欧文字，辅音就要丰富得多了。所以它应该是一种南

欧语言。”

这个结论是有道理的。

“可这是一种什么语言呢？”

这正是我需要我的学者回答的问题，我发现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分析家。

“这个萨克努赛姆，”他又说，“学识渊博，当他不用母语写作的时候，他更喜欢挑选 16 世纪文人通常用的语言，我的意思是拉丁文。如果我弄错了，我还可以试试西班牙文、法文、意大利文、希腊文或希伯来文。但是 16 世纪的文人大多用拉丁文写作。因此我敢断定这是拉丁文。”

我从椅子上跳起来。我对拉丁文的偏好使我本能地反对这种假设，这些莫名其妙的词怎么可能是诗人维吉尔的优美语言呢？

“对，就是拉丁文，”叔父又说，“不过是弄乱了的拉丁文。”

“那好吧！”我心里想，“如果叔父你能够恢复它的顺序，你可是真的有本事了。”

“好好看看，”他拿起我写的那张纸说，“这里有 132 个字母，它们显然被弄乱了。有一些词只有辅音，如第一个词 ‘m.mlls’，还有些词元音特别多，比如第五个词 ‘unteief’ 和倒数第二个词 ‘oseibo’。而且这种排列显然不正确：是按照数学规律排列的，这种排列规律的原因我们无从知晓。我敢肯定最初的句子是正确地写下来的，然后再按照某种规律重新排列，我们需要发现这种规律。谁掌握了解开这个谜的钥匙谁就能够流利地读出来。阿克赛尔，你有这把钥匙吗？”

我无言以对，当然是有理由的。我的目光停留在墙上的一幅美妙的肖像画上，这是格萝白的肖像。我叔父的这个学生现